

南西◎著

三个家庭，两代人的爱恨纠缠，报恩与报仇的三十年。
充满眼泪与笑声的家庭伦理大戏。

我们的爱 在婚姻中搁浅

Our love
stranded in
marriage



m a t r i m o n y

佟丽娅领衔主演

央视CSM收视率排行榜夺冠
热播剧《错恨》原著小说

“剩女”遇“海龟”，冤家变亲家！

一场以恨开始，以爱结局的女性婚恋保卫战！



吉林出版集团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我们的爱 在婚姻中搁浅

*Our love
stranded in
marriage*

“剩女”董紫苏是民政局的结婚登记员，美丽、叛逆、带点假小子气。她二十七次相亲失败，被一心嫁女的老妈赵燕子封为“齐天大剩”。不过，和她同样三十未立的，还有她只爱针灸不爱女人的哥哥董半夏。大男不娶，大女不嫁，兄妹的婚姻大事，愁坏了寡妇辣妈赵燕子……



m
a
t
r
i
m
o
n
y

建议上架：当代 | 婚恋

ISBN 978-7-5385-6222-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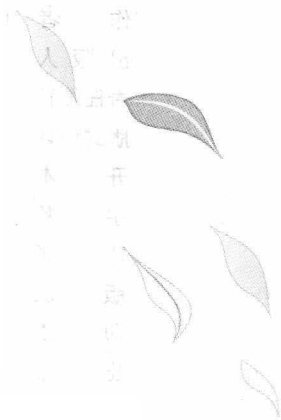


9 787538 562224 >

定价：29.80元



我们的爱 在婚姻中 搁浅



吉林出版集团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的爱在婚姻中搁浅 / 南西著. —长春: 北方
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2. 3
ISBN 978-7-5385-6222-4

I. ①我… II. ①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27259号

我们的爱在婚姻中搁浅

作 者	南 西
出 版 人	李文学
责任编辑	王天明 孙 健
版式设计	刘碧微
开 本	700mm × 980mm 1/16
字 数	213千字
印 张	18
版 次	2012年3月第1版
印 次	2012年3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	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发 行	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-85644803 发行科: 0431-85640624
网 址	http://www.bfes.cn
印 刷	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85-6222-4 定 价: 2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431-85644803



目录

- Chapter 1 桃花开了 / 001
- Chapter 2 冤家 / 015
- Chapter 3 闺密的男友 / 027
- Chapter 4 爱是病毒 / 035
- Chapter 5 春困 / 048
- Chapter 6 “二”的后面是“三儿” / 068
- Chapter 7 永不说后悔 / 079
- Chapter 8 怀孕 / 091
- Chapter 9 婚礼战场谁怕谁 / 104
- Chapter 10 图腾 / 118



- Chapter 11 爱的穴位 / 130
- Chapter 12 伴娘与谎言 / 146
- Chapter 13 如果把爱流放 / 162
- Chapter 14 被离婚 / 177
- Chapter 15 杀人传说 / 190
- Chapter 16 北京艳门 / 204
- Chapter 17 报恩报仇不离不弃 / 216
- Chapter 18 生父是谁 / 239
- Chapter 19 谜底·错恨 / 255
- Chapter 20 玛蒂尔德的《项链》 / 270



1

董紫苏相亲失败过27次，这导致她成为骨灰级的“败犬女王”。

确切地说，相亲开始于董紫苏22岁大学毕业，直到28岁，在她妈赵燕子的监督下失败了27次。董紫苏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，总爱说自己是“泛80后”，但是不管怎么装嫩，还是往剩女路上走得越来越资深了。弄得董紫苏只好找出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很有宿命感的理由：这事不怨她，纯粹是她妈有病。

“她妈有病”，这话听起来像骂人，董紫苏似乎还不解恨，她在网上“父母皆祸害”大本营留下一个很叛逆的解释，那就是：辣妈当道，万男滚蛋。

其实赵燕子只是个粗糙如沙砾的市井女人，她常年顶着一头灰灰白白的劣质烫发，脸上几十年如一日抹着最便宜的雪花膏，衣服拣儿女穿剩下的混搭，内衣永远是地摊货，一到秋冬，满身劣质化纤针织物起静电，能把买菜的电出一米开外。即便这样，她也要划拉着一块钱一大堆的菜底子，跟卖菜的人说：“想挣我的钱，想死吧！”

这就是赵燕子，退休工人，没文化，大嗓门砍瓜切菜，一副刀子嘴，满脸刻着阶级斗争。因此，董紫苏跟她妈见面就掐，一个大姑娘练就得不说不敢说的，也没有不敢做的。也弄得董紫苏她哥董半夏走向另一个极端，被赵燕子骂瘪虱子一个。赵燕子痛恨闺女成了剩女，也痛恨木头儿子都30岁了，没见个媳妇影儿。赵燕子每当骂到这里就算开了闸，捎带就骂了自己，自嘲他们一家三口，活活是筷子夹骨头——三条光棍叮当到底了。

赵燕子诅咒骂人，十次有九次是在她男人董惟一的墓前，她骂死鬼董惟一一把俩犟

种扔给她，现在大男不娶，大女不嫁，她赵燕子哪辈子伤了天理，连门前的老桃树都死了那么多年。

老桃树是在董惟一因事故死亡那年枯萎的，25年了，现在风化成一个化石似的树疙瘩，却还倔强地立着。开裂的树干上被赵燕子钉了些丑陋的钉子，挂满了麻绳线绳塑料绳，长年累月晾衣服、晾雪里蕻咸菜、晾咸鱼，满满地负荷着董家的沉重岁月。那一年，董紫苏3岁，董半夏5岁，赵燕子一手拉一个孩子去上坟，像一根脐带上缠绕着的两个胎儿，一纠缠就是25年。董紫苏说要被这根越绕越紧的脐带勒死了，也要像那棵死桃树一样，被赵燕子的绳索压死了。

所以，董紫苏这次相亲压根儿就没打算成，有赵燕子在场当亲友团，男方果然受不了刀子嘴轰炸，临逃还被台阶崴了脚，被赵燕子追骂出茶楼。董紫苏看着残局，居然有说不出的窃喜，似乎报复了谁，又似乎终于让她妈认清了一个血淋淋的现实：你闺女必剩无疑，认了吧。

赵燕子一万个不服气，董紫苏耐心地给她妈开“剩女讲坛”。比如，像她这样的奔三剩女，出路是继续第28次直至第N次相亲，所以被称为“剩斗士”；而年过三十，属于她们的男人已经所剩无几，江湖上称为“必剩客”；30岁之后屡战屡败，还会获得一个孙悟空级别的职称——“斗战剩佛”；至于35岁以上，那是“齐天大剩”，危险指数黑色，资深到做“三儿”做四做五六七八……董紫苏大大咧咧的，什么都看透似的，一副熟女派头。

赵燕子为此憋一路气，怎么听都只剩一个“剩”字，所以走到家门口时，终于“咣”的一声就把门踹开了。

这一招无声的抗议，让董紫苏她哥董半夏，活活把针扎到了自己的虎口上。此时，他正在屋里照着针灸图谱偷练针灸，半夏疼得龇牙咧嘴的，像个老练的贼，一胡噜胳膊，瞬间所有的针就都进抽屉里了。

赵燕子脸色通红地闯进家来，还沉浸在不平中，花白的头发跟通了电似的，几乎全在头顶站着，整个人更是激情无限。她不喘气地抱怨着，相亲那人就没安好心，他根本就不是来相亲的，是来抖搂他那几个臭钱的，还弄什么“脑筋急转弯”，还说什么20岁的女孩是草莓，25岁的是杏子，28岁的是西红柿，他到底什么意思啊？

紫苏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派头，忙给她妈解释，相亲那人是在笑话她，都28岁了，还当自己是水果，简直就是别人挑剩的菜。

赵燕子一听，刀子嘴又开闸了，连骂那人骂人不吐核，一个批发水果的贩子，还离婚的，他还有脸寒碜别人？房子户头、婚后谁管钱、他孩子的抚养费，他一样没回答，还弄什么破西红柿急转弯来寒碜别人。哼！真是黄鼠狼的腚——放不出好屁来。

赵燕子坚信她的筐子里没有烂杏，她闺女要个头有个头，要模样有模样，还有大本文凭，又是公务员，她就不信了，没法筛出个好女婿来。

紫苏饮驴饮马一样地喝水，似乎在灭自己心头说不出的虚火，不屑地嘴上叮当着打击她妈：“就你那筛子，眼儿太大了，谁都得被你吓跑。”

赵燕子把杯子猛地夺过来，往桌子上一放，开始动手了，满家追打紫苏，嘴也不闲着：“你滚！为给你找对象，我出了多少力？我到处给你去参加相亲大会，我陪你去见人，你可真把我好心当驴肝肺了！”

紫苏跟个淘气孩子似的满家逃着，似乎并不生气，还有些幸灾乐祸，她妈根本就沒心沒肺，第二十八次见谁？她得早作准备……

简陋的家本来就两间，紫苏转眼就逃进里屋，一头就撞她哥身上了，董半夏跟件家具似的站那里，看他妈和他妹妹绕着他猫抓老鼠，立即明白相亲的结果了，咧咧嘴，想半天，也只有三个字：“又没成？”

紫苏故意的，似乎气她妈，也似乎吓唬她哥哥说：“嗯，这次又让人‘杯具’了……哥，下次相亲轮着你，有妈在，你准备挨砖头吧！”

半夏又咧嘴，还没开口，赵燕子就咆哮上了：“挨砖的是我，我都被你们砸晕了，你说你们大儿大女在家杵着。我就指望你们了，要是有个当领导的亲家，我还用给人欺负到这份上？”

下面的话，董紫苏和董半夏可以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，那些话，被赵燕子刻进了历史的复读机里，赵燕子高兴的时候说，悲伤的时候也说，一个寡妇妈的辛酸血泪，被赵燕子说到声泪俱下，她一遍一遍地舔舐历史的伤口，刺痛着、自虐着、麻木着、亢奋着。

赵燕子的大段落演讲如下：“你们就不知道心疼心疼你妈，这么多年，我死了几个死啊？当年，你爸爸一死，谁都挤对咱，厂里分房子涨工资从来没咱的份，我才四十八就让内退了……那都是因为你爸，我窝囊呀！那狐狸精李黛玉，勾引你爸爸，把他害死了，她倒跑了，我找了她二十多年呢！我赵燕子这一生，都被李黛玉给毁了……现在我只剩下你们，可是你看看，你们是怎么对我的……我还有什么活头，我死了算了！”

然后赵燕子的思维开始混乱了，冲着墙撞去，或者冲床撞去，或者捶桌子砸凳子，瞬间汹涌的眼泪让她变成了一颗受了潮的炸弹，炸，炸不开；扔，扔不掉；接手，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炸了；不接手，又怕火药凝聚了更大的威力，把她自己炸了……董紫苏在她妈冲她撞来之前，早已练就得手身敏捷，几步就夺门而出，赵燕子还在后面追着喊：“你回来，给我相亲去……”

紫苏在外面喊了声：“回单位，结婚旺季，我得给人结婚盖章去。”喊着就没影了。赵燕子追到门口，结束语喊得惊天动地：“滚！有能耐给自己盖上那个章！结婚章！”

屋子里突然出现了几秒钟的寂静，董半夏木讷地站在那里，不知道该安慰赵燕子、声讨妹妹，还是该替妹妹声讨赵燕子。

他慌乱间收拾书包，把中文书、针灸古书一股脑塞进去，似乎也准备离开是非之地。但是，他跑不了了，赵燕子的火力马上就转了方向，一把夺下他的书包。

“还有你，半夏，以后我再也不管那死丫头了，让她老家里，我管你。”

半夏一惊，说：“我……还不用急。”

董半夏再找不出更多的理由了，自打他爸一死，全家的话都被他妈他妹妹说尽了，他更多的职能是当块沉默的石头，随时要用来堵枪眼，还要被锤子榔头敲打泄愤。特别是今天这种情况，赵燕子听什么都不顺耳，又冲那块石头开火了：“还不急？我都急得鼓疖子鼓疮了！你也快三十了，给你介绍多少次对象了，还三脚踹不出个屁来，活长张棉裤腰嘴。你看看咱家，要房子没房子要钱没钱，你还靠什么？”

半夏在赵燕子的轰炸下一句话不说，拿起书包就走，赵燕子追到门口，还大喊：“你去哪儿？晚上不吃饭了？”

半夏只回了三个字：“上夜大。”说完就跑没影了。赵燕子站在门口，掂着脚还在招呼着空气说：“哎，半夏，黄书记那闺女三十三了，还没对象，人家问你什么时候去见面……”

赵燕子还没说完自己先泄气了，半夏老大不小了上什么学啊，他那是找借口，不想去相亲。

赵燕子想到这一层，似乎全身的力气都没了，倚着那段枯树桩子，全身的支柱都垮了。她的眼神失去了光彩，拍着树桩子，嘴里机械地念叨着，她这不是养了些孩子，是养了些罪啊……

这些话被赵燕子倒粪似的说得失去了内涵和激情，苍白着，空洞着。可是这一次，有意义了。赵燕子还没说完就打住了，她痴痴地看着那段死木头，裂歪疤口的地方，一弯新枝挡不住地钻了出来，那上面的粉红色花苞已经吹弹可破。赵燕子咧嘴看着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一阵小风吹来，最大的一个花苞“啪”地一下子就绽放了。

董家门前那棵枯萎了多年的桃树，在这一年的春天，开花了。

“民政局婚姻登记处”几个镏金字贴在红牌上，喜气洋洋的，连空气里都弥漫着糖果的味道。

“啪”地一个钢印盖下，紫苏看着一对新人，机械地祝福着：“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永远幸福！”

新人捧起结婚证书陶醉了半天，男方激动地塞来两包喜糖，女方还热情地把糖纸都剥掉硬塞进紫苏的嘴里。紫苏看他们勾肩搭背地走了，羡慕着，嫉妒着，纠结着，自嘲着：“我他妈总是为他人作嫁衣裳……”还没说完就咧嘴了——那是颗“秀逗”，超级刺激，酸到骨头，酸到每一个神经末梢。

董紫苏没法不心酸，在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上班，董紫苏管结婚领证盖章，这个铁饭碗是赵燕子当年逼她考公务员换来的。但早涝保收并不能让董紫苏感到一丝幸福。她天天就像个月老似的，给爱到死去活来的新人们盖结婚登记章，每盖一次章，就似乎在自己心上抡一锤子，因为她始终没机会给自己盖上那个章。

董紫苏本不是那种恨嫁女孩，她的结婚目的很简单，只不过想离开家，逃离那个强大的妈。当年考大学想到外地，可是一分之差还是落到本地，仍旧跑不出家门。终于熬到大学毕业要跟男友去上海发展，可是两次“私奔”，都被她强悍的妈给硬拉下火车、拽下飞机。董紫苏想拿婚姻来拯救自己，但是她折腾数年，愣是跑不出她妈的手掌心，她简直觉得被施了魔咒，或者投错了胎。她绝望到想跟那枯树桩子一样，当化石烂在家里。

今天就是反常，“秀逗”最上面一层柠檬酸化了，董紫苏意外地尝到了超级的甜，甜到她都花了眼，看着登记完的那对新人幸福的背影，那女的变成了自己，但是那男的仍旧是个影子。她痴痴地看着，想着，想回头的一瞬间，她的那个“他”将是怎样石破天惊？她正迷失着，电话响了，紫苏一接就跳起来了！

紫苏惊讶得说不出话了，她的闺密，5年前去美国读研的老同学艾佳，要回来结婚，先向她咨询结婚登记程序。带着帅哥博士，打着“飞的”，只为回来结婚！

紫苏听着电话就开始边抽搭边抹眼泪，像个小心眼的小女人，完全是本能释放，酸酸地说：“你嫉妒死我了，不，我还嫉妒你那小老公，那‘爱谁谁’，他把我闺密抢走了。”

艾佳在那边还继续得意着说：“亲爱的，你可真是结婚狂，干脆我给你捎回个男人来吧，说，你要什么样的型男？阳光的，还是闷骚的？”

紫苏啐一口，把嘴里的糖吐了：“去你的，说正经的，啥时回来？我去机场接

你……”

董紫苏心花怒放了，破天荒第一次拿起了一块糖，这次是自己主动剥了糖纸塞到嘴巴里的，她也第一次品味了太妃糖的美妙。女人可以没有男朋友，但绝对不可以没有闺密。闺密就是内衣，贴身的，温暖似自己的第二层皮肤，隐藏着她三围的尺码。

董紫苏幸福洋溢，艾佳出国五六年了，紫苏攒了太多的话要和她说：相亲，失败；再相亲，再失败……她的生命似乎只为那个未知的男人数着日子过，她一定要倒尽苦水，说个三天三夜。

为此，董紫苏为闺密果断地推掉了下次相亲，她现在只想见一个人，那是艾佳。

但是，时空开了个小小的玩笑，艾佳世界末日一样地来电话了，她在西雅图的机场办理出关时被查出护照过期，只能等她回领事馆处理完了才能回国。而她那位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男友蓝博，中文不好，从没来过中国，现在已经上了飞机。艾佳急三火四地拜托董紫苏去机场接蓝博，最后还要跟个妈一样地嘱咐一句，蓝博比她还小一岁，简直就是个没长大的大男孩，他甚至把手机落在艾佳手里……

董紫苏一急，立即找了个纸板，拿马克笔写了个大大的“蓝博”，开着单位的下乡扶贫车就奔机场了。底盘那么庞大的吉普车真的跟去救灾似的，但是机场高速被堵得七横八竖，前面出了交通事故，救护车也飞不过去。

一架飞机掠过，紫苏更加泄气，只好使劲捶喇叭，一切都乱了套。

拥堵的车辆还是纹丝不动，现场更加混乱，有个女人在绝望地大喊“救命”。

在离紫苏二十多米的地方，伤员躺在地上，伤员家属大哭着找医生。顿时，哭喊声、喇叭声一片混乱，跟灾难大片似的。可是现实不是电影，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，永远不会想什么来什么。

正在所有人都绝望时，高速公路对面的车道响起刺耳的刹车声，一个小伙子从出租车里跳出来，一眨眼就翻过了护栏。速度快到让董紫苏看不清他的模样，只看见阳光一闪，刺来钻石般的光芒，那是他耳朵上的一枚耳钉发出的。董紫苏被闪到眼前一片白光时，“耳钉”就已经跑到伤员眼前了。

“耳钉”扒开人群，看伤员，大惊之下喊的是英语：“He is dying Now（他快不行了）！”

伤员家属快哆嗦不成样了，直愣愣看着“耳钉”蹲下，摸伤员的脉搏，扒看伤员的眼皮，检查伤员的伤口。听“耳钉”拿不大流利的中文说：“面色青紫，内脏挫伤出血，肋骨和锁骨骨折，双肺广泛挫伤积血……这是血气胸！”

伤员家属“扑通”给他跪下哭喊道：“你一定是医生，你救救他吧！”

“耳钉”往后一退，有些胆怯地看着满地的血：“我？哦，他已经休克，脉搏微

弱……”

伤员家属几乎扑到“耳钉”身上，就差磕头了，哀求着救她丈夫。“耳钉”迟疑着，终于下了决心：“好吧……我是医生……他脉搏消失了，必须立即开胸引流！”

所有人都吓呆了，惊讶间，“耳钉”从包里拿出一把小瑞士刀，打开了刀刃。

“耳钉”要拿水果刀开胸！

一直看着现场的紫苏双手抓着车门，要把车门拽下来了，她已经分不清楚自己是在电影里还是在高速公路上。

“耳钉”割开伤员的衣服，刚要下刀，突然停下了，发现关键之处了：这里没有急救设施，没有肾上腺素，没法电击。最要命的是，伤员必须有意识，才能配合他。

“耳钉”恨不得扎自己一刀了，大喊：“嗨！谁可以让他吸气、呼气？Come on！Wake him up！（弄醒他！）谁可以？快让他呼吸，我得做肺部穿刺，放出淤血，他不可以昏迷！”

紫苏担心地看着这一片混乱，伤员家属呼天抢地的，见人就问，抓住人就跪：“救命呀！谁能弄醒我丈夫呀？”

紫苏被伤员家属抓着，心里一紧，猛地想起她哥董半夏那一抽屉的针来了。

董半夏是个针灸奇才，他从来没学过针灸，可是看着他爸留下的针灸图谱，不但经常把自己扎成刺猬，董紫苏也捎带成为他的实验品。董紫苏也因此知道了什么叫合谷、内关、涌泉、足三里……所以此时，紫苏也跟被她哥扎了穴位一样，神经高度紧张，激动着，迅速回忆着她哥说过的，“手上的合谷穴，还有手腕上的内关穴，嘴唇上的人中，头顶的四神聪穴，都能把昏迷的人扎醒……”

紫苏“啪”地一关车门，上战场似的狂奔而来，她现在需要用一根银针来见证奇迹。所有人都给吓蒙了，紫苏大喊：“谁给我根针？尖的东西也行，扎穴位的！”

围观的人立即翻找，大家递过来钥匙，递过来筷子，递过来发卡，紫苏急得团团转，仍旧没发现中意的。突然，一道闪光——那是“耳钉”耳朵上的时尚耳钉发出的——此时发出了生命的信号。

紫苏来不及解释，或者根本没法解释，硬是过去揪着“耳钉”的耳朵，把耳钉拆了下来，抓得那大男孩直叫唤，大喊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救人！”紫苏吼了一声，拿起耳钉，向着伤员的人中刺去。

所有人都惊呆了，伤员仍无反应，紫苏急了，抓起伤员的手腕，冲着手腕上的内关穴狠狠咬了下去。手腕都出血了，伤员家属终于受不了了，扑过来抓紫苏：“你干吗咬他？他已经受伤了……”

紫苏使劲扒拉开失控的伤员家属，大吼：“走开！我在救他！”紫苏下口再咬，

伤员突然身体抽搐了一下，紫苏仍旧使劲咬着手腕，手指甲掐进了他的虎口。“耳钉”被紫苏一连串的动作弄得目瞪口呆，但立即明白了她的用意。紫苏使劲坚持着，伤员虎口都掐出血了……

终于，伤员“啊”的一声，痛醒了。紫苏站起来，抹了把嘴边的血，冲“耳钉”下命令：“哥们，该你了！”

“耳钉”终于从惊恐中回过神来，数了下伤员的肋骨，立即下刀，一股浓血喷出，伤员终于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。鲜血汨汨往外放着，伤员的脸不再青紫了。

人群欢呼，救护车上的医生抬着担架跑来，这一刀为他们抢救伤员赢得了时间，真是“生死时速”啊！

伤员家属对救命恩人千恩万谢，不料，“耳钉”耸肩、摇头，说出了吓人的话：“我不是医生。”

紫苏一把揪住了“耳钉”，眼珠子快瞪出来了：“什么？！你不是医生就敢拿水果刀，开胸放血？”

“耳钉”出语更惊人：“我只是刚从医学院毕业，从来没做过手术。”

紫苏急了，这不是草菅人命吗？

“耳钉”一头雾水地问：“什么叫‘草菅人命’？”

紫苏继续痛斥着：“你还敢明知故问？你拿人不当人，你把伤员当成实验室的小白鼠了。”

“耳钉”很委屈地辩解说：“不，我全部都按书上讲的来抢救伤员。算了，我说了你也不懂。反正人救活了，Who cares（谁在乎呢）？”

“Who cares？爱谁谁？”紫苏为他的不负责任而气愤着。

“耳钉”却乐了：“OK，你翻译得很完美，不过，看起来你比我还草菅人命。又咬又掐又扎半天，简直就是巫术，跟印第安人的巫术一样。”

紫苏连连讥笑：“真没见识，那叫针灸！我针刺的是人中穴，咬的是内关穴，掐的是虎口，这些穴位都可以让昏迷者苏醒。”

“耳钉”更不屑，歪眼看紫苏：“谁相信呢？那不是科学，《柳叶刀》杂志上根本就没见过。”

紫苏现在简直痛恨到底了，连针灸都不知道的文盲也敢下刀？她现在只想让他见识见识，什么是科学。紫苏拿着他的耳钉，一把抓起了他的手，往他的虎口上扎去，“耳钉”被扎中了虎口上的合谷穴，叫唤着半条胳膊都麻了，他不能开车了……

紫苏得意地教训他：“这就叫科学！中国的国粹！你要是还不信，我可以再扎你的腿试试。”

“耳钉”后退着，惊恐中，唧唧哇哇全是美国俚语。

二人过招未完，紫苏的手机响了，一接到艾佳的电话就道歉，为了这个割人如牛排的“耳钉”，她愣是误了接蓝博。

不料，她还没说完，“耳钉”突然冲过来，兴奋地给了紫苏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原来，紫苏要接的人就在眼前。

这“山寨医生”居然是艾佳的男朋友蓝博？蓝博也惊讶地直摸耳朵，他也不敢相信，要拉穿他耳垂的“功夫女侠”就是紫苏。

紫苏命令蓝博上车，去艾佳家的老房子，艾佳刚才交代过，她父母正在海南旅游，很快就回来。

吉普车猛地加速开出，发动机的声音和紫苏的心跳声一路狂奔。她开着车，怀里还抱着那个纸板，上面写着蓝博名字的纸板，紧贴着她的心脏。而蓝博始终盯着她，大男孩似的坏笑着。

董紫苏一个急刹车，前额碰到风挡玻璃上，训斥一句：“看什么看！你上贼船了？”

蓝博嬉皮笑脸地不说话，但是几个月后，他就把答案告诉紫苏了，当时贼似的笑，是因为紫苏一直在抱着“他”，他很希望这辆车变成一颗地球卫星，永远绕轨道而行，没有终点，想跑多远跑多远。

而此时的董紫苏，刹车时她脑袋碰得眼冒金星，那些星星跟桃花瓣似的，在和蓝博目光接触的一瞬间，她看到那个模糊的背影回头了。也就是说，董紫苏梦里的桃花，在不该开放的时间和地点，反季节地开放了。

3

上夜校对30岁的董半夏来说，的确有点反常，甚至带着点小阴谋。但并不是像他妈说的，是为逃避相亲。董半夏是个电力公司的电工，因为是国企，旱涝保收，何况他还是俗话说说的“紧车工慢钳工，吊儿郎当是电工”，他的工作悠闲，不出大力，被人称作“金蓝领”。所以，董半夏不需要像个危机十足的白领一样，为职场政治而拼文凭，也不用像个找不着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似的，来夜校再拿个证书当敲门砖。

董半夏的秘密在他的书包里，那里面装着他家的古书，他爸爸他爷爷留下的针灸古书，“惟一堂”的祖传古籍。这也是他们董家的一个雷区，为这块牌子，他爷爷他爸爸都丢了命，而他现在，也像个有坚定革命信仰的地下工作者，前仆后继，不顾赵

燕子的阻拦，非要去趟这个雷区。不过，董半夏想触摸到真正的“雷”却很吃力，因为他要读古代医书，别说古代汉语晦涩难啃，他连一些繁体字都看不懂。当年，董半夏为了让他妹妹上大学，他只上过技校就工作了，古文对他来说就是天书。所以他得弄明白那些古老的符号后面藏着什么。

不过，董半夏真的来错了地方。这种为成人开办的夜校，本来就是为经济利益，大家愿打愿挨，抱着什么目的来的都有，大多是80后、90后被家长逼着来混文凭的，他这种大叔级别的混迹于此，说不出的别扭。

喧闹中，上课铃声响了，一个年纪很轻的女孩夹着个笔记本电脑走进来，她长得小巧玲珑，扎个马尾辫，看起来就像个高中生——这是老师田蜜。

教室里口哨声迭起，一名90后大喊着：“美女，你走错了，那是老师的地方，和我坐一起吧。”

下面哄笑，田蜜根本就不为所动，故意板着脸说：“我就是老师，我叫田蜜，来教你们古典文学。”

口哨又起，下面乱哄哄议论着，这名90后更起劲了，故意找茬说：“别耍我们，找高中生代课，学校真他妈黑心，就知道挣钱。嗨，美女，学校分你多少钱一节课？”

田蜜立即不动声色地堵回去了，在家跟父母犟嘴可是她的强项。她说她教的不是会计，是古典文学。这名90后讨个没趣，手里把玩着回形针，口上开打：

“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老师。”

“可你这样的学生我见得多了。”

“那我就叫你好好见见，什么叫咬人的狗不露齿。”

“抱歉，我不和你玩，狗咬我一口，我不可能咬狗一口。”

田蜜伶牙俐齿的，把这名90后堵得没话了。田蜜拿起讲桌上的一把门锁，猛地一拍桌子，跟惊堂木似的，然后大喊：“上课！”

大家安静地等待，屏幕上始终没出现什么，田蜜有点手足无措。这名90后反常地要帮她，手上捏个回形针，晃头晃脑地上去摆弄了几下，“啪”的一声，灯突然灭了，全楼都断电了。

田蜜急得快哭了，一时间方寸大乱，她上哪儿找电工去？黑暗中，一个高大的身影站起来了。

那个自告奋勇的人正是董半夏，接个保险丝对电工来说可是小菜一碟。屋子里光明一片，田蜜感激不尽，试图看清站在眼前的人，半夏傻大黑粗地站在那儿，紧张半天才挤出几个字：“不客气，我是电工。”